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五五號

據民國二十九年胡鶴羽影印
本纂印

貴州二合縣志略(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臺一版

三合縣志略 全一冊

定價：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五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1147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翟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危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為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為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頽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為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科，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四）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盧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Limahong)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鶴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敍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學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 (14) 少數民族如苗、猺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敍一敍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澈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三合縣志略目

序

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序圖
二十一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許序

自經縣治土司歲旱水道年紀城市公廁倉廩祠祀古蹟汎鋪州同知縣長官續武職

關隘 津梁 自周迄元
自明迄清 民元以後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財務學務團務廠務礦務務務商務警務司法釐務交通先賢科貢忠義文學軍功孝友德行耆年節烈選舉附婚喪

禮部

漢
健

電 菌

大 陸道

道示仲

公

路

10.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number of hours worked by each employee.

Digitized by srujanika@gmail.com

2

三合縣志序

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凡關塞之形勢官制之沿革物產之盈虛人文之消長歲時之祥異風俗之厚薄考乎古而證於今識於今而傳乎後其於史義一也三合古爲陳蒙州元明以降附庸旁郡清設州同民國二年因地方人士之籲請始獨立設縣其民質直而好義其俗儉樸而醇厚出作入息有義皇風然其精強堅忍之氣衛家衛鄉之心則實雄於他縣余於民國二十七年忝守是邦敷布教令之暇覽其人材之樸風俗之美輒懼其獻文散佚不爲纂輯匪特無以徵於古更將無以存乎今適邑紳胡君羽高以如椽之筆創修縣志採訪纂輯獨任其勞繕校所需復解囊捐助歷時一年成書八冊余既欽其考覈之精密體制之謹嚴而又未嘗不以不文自愧不能贊一辭也乃與胡君及地方紳耆倡募鉅貲付諸梓人後之讀者既因本書而知今更因本書而窺古不其盛歟余重有感焉本書創刊適於抗戰方殷之際蘇浙皖鄂豫魯晉冀之人或捨生而就義或棄家而從戎或挈家而遠徙雖其取舍不同而其爲國犧牲保存民族意識不甘作亡國順民則冀殊途而同歸今則倭寇日深逼

近兩粵民族存亡危如累卵吾三合有志之士負弩前驅者固不乏人惟冀投袂繼起全民動員本其衛家衛鄉之心晉而爲衛省衛國之舉揚其先民之遺烈與暴倭作殊死戰爭取民族之生存以爲本書續修未來之史實是不獨邦國之幸抑亦閭邑之光此又余與胡君所厚望者也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合縣長合肥許用權謹序

三合志略序

志地非難也人恆以爲難余嘗求其故有數端焉曰官輯之難續也私著之難贍也羣望之難孚也若夫新志之難創良史之難企不具論焉試卽吾郡言之都勻建府自弘治訖清季四百有餘年名宦則凌文獻黎際皞魯朝聘羅應旒鄉賢則孫淮海陳見義莫猶人陶子俊之倫繼踵而興類皆才優力裕冠冕一時而府志之修若滅若沒竟未聞有傳者莫子偲先生詩云文獻荆寧後山川楚粵頭欲知千載外未有一書留吾師歐陽薌衡先生詩亦云生我况經百年後遺書未有一編留誠痛乎其言之也遠者已矣道光間賀耦耕撫軍於續修一統志後檄各府相繼修志吾郡旣未肇功其成者如遵義舉世服其精博而主筆政之鄭莫兩先生動遭非議幾被毆刦上年余以歐陽師創纂都勻縣志未竟厥功得請於龔雪樵先生補而完之然亦衆議紛紜不廢者幸而已大氏官修之書築室道謀最易中廢私人著述取材較陝完密難期然無論官私纂者雖特具專長望者恆期之多術企盼未孚亦往往招致口舌難底於成此例何言勝數今三合縣吾邑舊制之分州都勻十縣之一治也吾友

胡君羽高生於其間苦文獻之鮮徵倡率修志卒能以自力成書八卷凡地理人文政事之
蹟莫不條分縷析若網在綱而博引詳稽幾爲官書所不逮邑官紳共贍其誠籌資付印遂
使千年文物晦而復明而吾之所謂三難泯焉無迹何其盛也羽高愛護文獻原不限於鄉
里蓋自辛亥以還民國肇建君主之制既革實用之學大昌方志爲書網羅萬彙舉國上下
咸視爲羣言之匯將資爲施治之端倡和多方遂成風氣羽高此時出而肄業京國歸而視
學鄉邦所至關懷鉤考甚備迨其爲縣在遼義貴陽并舉舊志而續修之嗣雖遠遊不忘著
述輯行群叢考等書世多共賞之矣此志完成較後取材愈廣致力愈劬其足以厚俗而
行遠夫復何疑顧仍謙謙自守稱之曰略其沖情若揭有獨多焉惟余與羽高二十年來同
期網佚嘗感子德先生與余家錦之公書論遼志之集事猶殷殷以誰爲後來差易爲力多
所期望余邑州縣兩志幾經修輯幸有完本而衡以今例罅漏尙多恆不自揣量思竭庸疎
之力稍有補苴乃以飢驅久無成就序羽高書不免悵觸而三歎耳獨山萬大章序時在民

國庚辰孟夏

三合縣志略

自序

立國天地不忘民族之所自始進化之所由來領土之所底極者賴有史焉耳我中華民族自黃帝開國四千六百有餘歲矣立國之久世無倫比訖今幅圓廣大建省二十有八設縣一千九百四十有七而蒙藏之地不與開化之早紀載之詳國史之外有省志焉省志之外有縣志焉蓋方志之述爲國史之要刪續若干地方之志乘即可判其時代之演進政教之隆汗察往追來彌補史闕至吾國進化之程序導源於黃河流域由黃河流域漸及於長江流域由長江流域再及於珠江流域以故西南各省開化較遲而吾黔獨後秦之黔中固無論矣自唐蒙入見夜郎侯漢武始置牂牁郡鄧廷瓚平蠻弘治因設都勦府是吾邑關係於全省全府開化之過程爲重要矣顧安可以無志乎然吾邑在漢唐雖有夜郎應州之設直等羈縻在宋元雖有定雲陳蒙府洞之名仍同化外良由天開草昧人近蠻荒載籍簡要語焉不詳今欲追維千數百年之往事捨於廿四史之蠻夷傳土司傳中尋章摘句外蓋

亦戛戛乎難哉回憶民八余眎學梓里鑒鄉土志闕如乃商同邑宰劉瑤階先生卑辭厚幣
禮聘邑中名宿張紹藩先生主筆政包璧人先生館局務着手未幾卒以事廢嗣余以行人
使命浪跡天涯未遑過問上年自長沙返里始悉張包兩先生已歸道山詢其遺稿寥寥數
行不禁令人失望夫縣志之修余首倡在二十年前此二十年中繼者絕響今以舊事重提
無如國步維艱民力告匱集衆啓館所費不貲倘以采訪考正編輯諸端純全義務委之於
人世寧有枵腹熱腸任此不急之務者余嘗欲試爲之而鑒於胡適何炳松李泰棻瞿宣穎
諸氏所論古今史志大都指摘甚多不敢不慎二三摯友乃謂文無定格志亦無定例中國
之大殊風異宜安能強同致譏謔柱况涓滴之流匯之乃成河江拳石之巖積之自成泰岱
欲吾竭其綿薄摭拾羣言將任仔肩事寧求備夫三合誠黠中嚴邑之小者也然以言形勢
奠苗嶺之末脈據珠江之上游西北扼滇蜀之咽喉東南拊楚粵之項背以言文化西漢盛
覽東漢尹珍肇南申之學開風氣之先以言交通陳蒙山左沅水北注於洞庭爛土司前豚
水東入於南海在昔鄂文端欲求溝通而未逮者今藉公路聯接矣以言物產銳永可貿易

於國際市場木鐵可供給於鄰省製造似此又安可以不志乎余於斯不能釋乃姑試之前歲初度偕余步郊野涉險阻而求遺事者則有李佐卿邱可均張仲士三君及余弟羽宣數人余自笑如飛機師之盲目飛航也嗣承包君楚琳佐余以民初省志訪稿殘編韋紹雲君惠余民八縣志初稿數頁石君羣英張君瓊軒助余以邦人詩歌雜著若干首胡君茂森潘君斗山爲余述山脈水道之分合上窺大府之檔冊旁徵鄰邑之志乘出吾家之舊藏竭個人之愚昧寒來暑往日以繼夜勉將吾邑所可紀述者瑣屑集湊成編儻如闡闡之登簿記者然無任啞然自悚冊訂爲四卷別廿六其略曰地理曰前事曰營建曰掌故曰官守曰庶政曰士女曰民族曰物產有不能以類別者曰雜俎每略之次寄以子目外附與圖而統名曰三合縣志略不曰志而曰志略者蓋余鹵莽從事草率成書掛一漏萬不過得其涯略耳若曰志則留以待後之賢者余稿粗脫先就正於余友萬君仿韓承其潤藻甚夥邑宰許君子量不棄謫陋更爲籌費付印許君與獨山呂君涵生對遷呂君亦續助其成竟使區區之私得有以獻於鄉黨爰述所更歷乞加救正並維邦人君子匡其不逮而示之教焉民國

一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敵機毀我壽寧園時正胡鬻羽高甫草序於壽寧園之自得堂

於國際市場木鐵可售給於鄰省製造似此又安可以不志乎余於斯不能釋乃姑試之前歲初度偕余步郊野涉險阻而求遺事者則有李佐卿邱可均張仲士三君及余弟羽宣數人余自笑如飛機師之盲目飛航也嗣承包君楚琳佐余以民初省志訪稿殘編韋紹雲君惠余民八縣志初稿數頁石君羣英張君瓊軒助余以邦人詩歌雜著若干首胡君茂森潘君斗山爲余述山脈水道之分合上窺大府之檔冊旁徵鄰邑之志乘出吾家之舊藏竭個人之愚昧寒來暑往日以繼夜勉將吾邑所可紀述者瑣屑集湊成編儼如闔閭之登簿記者然無任啞然自悚冊訂爲四卷別廿六其略目曰地理曰前事曰營建曰掌故曰官守曰庶政曰士女曰民族曰物產有不能以類別者曰雜俎每略之次寄以子目外附與圖而統名曰三合縣志略不曰志而曰志略者蓋余齒莽從事草率成書掛一漏萬不過得其涯略耳若曰志則留以待後之賢者余稿粗脫先就正於余友萬君仿韓承其潤藻甚夥邑宰許君子量不棄謫陋更爲籌貲付印許君與獨山呂君涵生對遷呂君亦續助其成竟使區區之私得有以獻於鄉黨爰述所更歷乞加教正並維邦人君子匡其不逮而示之教焉民國